

讓我學習更謙遜的一天

1月19日早上6時起床，6時半煮早餐，7時一家三口一起早餐，7時20分送天佑上學，天佑上車後我立即走去乘搭32號巴士往新口岸港澳碼頭，在巴士途中想著：「17號晚X來電，他有點緊張的表示他的媽媽日前在山頂醫院檢驗證實尾期癌症，現轉介往港瑪麗醫院治療，X知道我太太也是同樣案例，故當晚問我是否有空陪他媽媽往港第一次，我隨即說「可以」，並相約19號早上7時45分碼頭與X媽一同往港。我知道X只有在澳門工作的通行證，沒有往港證件，X媽首次往港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而我最近陪伴太太往港治療，較為熟識這方面的手續和交通，我可以將應診過程和手續都盡量讓X媽知道，減少她在治療期間走錯的冤枉路，在電話中我曾提醒X多找一位親友一同往港協助X媽」。

7時40分趕到碼頭，我知道家人患重病的緊張心情，估計他們已一早到達碼頭等著我。進入碼頭後未見X跡影，跑了樓下和樓上都找不到他，可能還未到，7時48分電X，沒有聽電話，7時55分再電他，他說：「快到了，現在車上」，我聽後也安心地慢慢等候。8時X和X媽到達碼頭，我和他們打個招呼，看見X媽走路不方便，一拐一拐的慢慢移動，但沒有拐杖和輪椅，我有點奇怪為何X不扶著她行走。X說：「我叫多了一位親友來，要等片刻」，我在想稍後有多一位親友來，可扶著X媽行，相信中午便可回來澳門。我見X媽腳不方便，便請她先坐下，十分鐘後，X媽打電話，X媽生氣和大聲地對電話說：「你現在還在車上，你有多少關心我呀」！我和附近的旅客都聽到她的對話，照我推測，電話中應是他的丈夫喇。X媽收線後說：「不如我們先買船票」，我說：「等齊人才買票好些，否則不一定是同一班船」，我想想後再說：「或者我們先買票落船去香港，稍後他來到，可以乘搭下一班船往港找我們」，X說：「可能X叔不懂」，我問：「X叔平日多去香港嗎」？X說：「他和我媽一樣是首次去港」。我聽後知道今次旅程不是我想像中簡單。約十分鐘後，X叔來到，X用較嚴肅的態度叫他過來，我叫他一聲早晨，他沒有回應。我看見X叔和X媽後，我知道今次旅程需要很有耐心解釋過程，才可以讓他們明白下次如何自行往港治療。我用手指著售票處對他們三人說：「這邊就是售賣船票的櫃檯，看看頂部面版是紅色燈牌的便是售普通位，頂部面版是綠色燈牌的便是售豪華位，我們現在去買普通位船票」。X叔無反應坐下，X媽取了錢給X買票，我和X去售票處，我問X是否有碼頭紅卡，X問：「是什麼來的」，我說：「遲些再話你知，今次用現金買票喇」，教了X用身份證買了兩張船票後，我自己用紅卡買多一張，剛好我們三人是最後三張票8時30分航班，還有不到十分鐘時間，我便請他們起程入關，X媽走得不方便，我便替X叔拿東西，請X叔扶X媽行，但X媽說不用他扶。與X分開後我們入關，沿途我解釋各路牌、什麼時間拿出船票，什麼時間取出證

件給海關等，去到船班燈牌前，說給他們知道先查看手上船票的時間、開口、目的地等，配對清楚船票和開口編號、如不是同時間後補位如何處理等，我們取得坐位貼紙後進入候船室坐下，X 媽對我說：「我的腳腫脹了，所以走路不方便」，我看看她的腳，原來比另一隻正常腳大了一倍，怪不得行路那麼慢，X 媽說：「我生了一個腫瘤像雞蛋大小，醫生說細胞已擴散」。我聽後覺得她比我太太還不幸。這時 X 叔走向汽水機，X 媽大聲說：「你想買什麼」？X 叔聽見 X 媽叫便回頭走向坐位，沒有出聲，X 媽說：「不需要現在買，落船後才買喇」，我對 X 媽說：「船上貴一點的，現在買會平一點」。X 媽便取出碎錢給 X 叔，叫他去買，X 叔冇反應，X 媽生氣，站起來一拐一拐的走向水機，我看看 X 叔仍然冇反應，我便跟著 X 媽身傍，避免趕著落船的人撞到她，X 媽入了錢在水機，但水機沒有反應，X 媽生氣，大力按鈕，我看看原來她入了六元，接七元的咖啡，當然水機冇反應，我便說：「還要入多一元」，X 媽看看後再入多一元便可取得咖啡，X 媽一拐一拐的走向坐位給咖啡 X 叔，這時全部人已落船，只剩我們三人在候船室，我便和他們跟著落船，沿途我請 X 叔扶著 X 媽，但 X 叔冇反應，我靜靜問 X 媽：「平時 X 叔有沒有拖著你行」，X 媽說：「沒有」。三人慢慢的走到駁船吊橋時，X 媽過得較辛苦和很慢，我看見 X 叔冇反應，我想扶 X 媽，但不知是否適合，一位女船員看見 X 媽走路不方便，便提供了樓下一個近出口的位置給 X 媽坐，我和 X 叔坐樓上，X 叔坐在我身傍，開始對我細聲的說話，我發現原來 X 叔是懂說話的，他說：「你剛才看到她的態度喇，真的很難頂呀」，我回說：「她現在不舒服，自然心情欠佳」，X 叔說：「我對她已經算吳話得喇，她數年前來到澳門，人生路不熟，我照顧她，初期她回鄉，連水腳都冇，都是我給她的，現在這樣對我....」。X 叔講十句咳兩聲，看來他的脾肺比較虛弱。我回說：「她因病心情煩躁，我知道你會難受的」。X 叔說：「以前 X 的生父因意外而去世，我就同她回鄉探訪.....」，X 叔一連串講了很多東西，越講越大聲，而且咳嗽較密，我有點擔心會傳染咳嗽給我，我開始不想再聽，我想清靜片刻，但看來 X 叔平日沒有人願意聽他講野，他不斷說話，也許我註定做一小時聆聽者，讓他舒暢一下，X 叔繼續說：「她又大洗，又沒有積蓄，皮氣又不好，現在有事，自作自受，本來她這份工收入不錯，我只是要求她每月給我四千元，但她都辦不到，X 仔都講每月給我一千元，又沒有給我，但我不用怕，我有前妻，還有仔又有女，他們間中會給錢我用，我雖然 70 歲，但兩餐無憂，近一年 X 仔和 X 媽搬了出去住，每月交租四千多元，如果這些錢給我，不知幾好喇,,,,,,,」，X 叔就這樣不斷邊說邊咳近一小時，他咳的時候我便閉氣，我也間中重復回應：「X 媽現在身體不適，需要有人照顧，你是唯一能照顧她的人，X 媽下次來港治療的時候，可能只有你和她兩個人，你需要扶著她走,,,,,,」。不容易地等到船到岸，我落樓下找到 X 媽，便一起上船，過吊橋的時候，我叫 X 叔拖著 X 媽過橋，X 叔便拖著 X 媽，X 媽大聲說：「不用你拖，你還比我遲頓，最怕兩人

一齊倒地」，X 叔立即放手，低頭一人走了出船外，我在 X 媽後護著她，免得後排趕上船的人撞到她，我們慢慢上船後，我便和他們走向三樓海關入境，沿途講解路牌、洗手間位置和留意事項，但我覺得他們沒有心情去聽我講。去到三樓三人排隊，X 媽向 X 叔伸出手取東西，X 叔不知要什麼，X 媽大聲說：「證件呀」！X 叔說：「你吳講我點知你想點呀」，X 媽面色大怒。我看見这一幕想起以前也曾發生在我和太太身上。關員見 X 媽行路不方便，便帶她上前不用排隊，我過了關後回頭看看，X 媽還未通過，關員與 X 媽對話，我上前看看，被其他關員喝止，我表示我們是一齊來的，但關員也不准我上前，指令退出黃線外等候，我隔遠看見一位關員帶著 X 媽和 X 叔去了房間，我在外站立靜思了約半小時，他們終於出來，我等他們行出黃線便上前對 X 叔說：「我拿東西，你扶著她」，X 叔的反應不太，X 媽對我說：「不用他扶了，剛才關員說我的證件不能來港，要回澳辦理來港通行證，不過我有醫院的診治急件信函，所以通容我今天來港就診」。三人步出碼頭，我邊行邊說給他們知道沿途的出關路牌和的士站。今天輪候的士的人不多，而且不塞車，10 時 30 分已到達醫院 K 座 13 樓南翼婦科，我看見婦科字牌心裡便估到 X 媽是什麼病了。護士要求先去正院樓下辦理入院手續，然後回 13 樓登記，我看見 X 叔坐下休息，我便向護士說：「患者行動不方便，讓她坐下，我去樓下登記」。護士回說：「一定要患者親自去登記和簽名」。我問護士借了一個輪椅推她落樓下，轉去正院辦手續，X 媽邊行邊說她的病情給我知，我覺得她比我太太堅強很多，回程時，身邊冇其他路人，我向 X 媽說：「X 叔是可以幫手的，你可以試試讓 X 叔扶你，接受他陪伴你來港治療，現在治療時間，很多時都需要他在傍照顧，現在 X 仔未有證件來港，就試由 X 叔扶你行吧」，她沒有出聲回應。回到 13 樓登記後護士說：「今天入院，明天出院，稍後有兩位醫生檢查，然後商量治療方案」。我聽後才知道今天 X 媽不能回澳，明天我約了霞姐，不知明天誰人能接她出院呢？片刻後見第一位醫生，醫生很詳細地問 X 媽的病歷和背景，生活習慣等。11 時 10 分回病床，X 叔坐下睡覺，X 媽講述在澳發現病情給我知，她曾找數位醫生為她治療，全部醫生都說她是腳部靜脈曲張，直至最近腳太痛去鏡湖醫院檢查，兩次抽組織化驗才確診，所以延遲了治療。11 時半左右，X 媽叫我帶 X 叔去吃點東西，然後她取了數百元給 X 叔，我與 X 叔去一樓餐廳，邊吃邊傾談，X 叔說：「我留在這裡也沒有什麼能做，不如你和我早點回澳門吧」。我回說：「照今早護士的提示，今天要見兩位醫生，然後和醫生商量治療方案，我們先完成這些事才回澳門喇」。餐後 X 叔想出外走走，我表示先買點東西，便帶 X 叔去樓下的 71 店買了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、拖鞋、麵飽和濕紙巾，X 叔邊買邊說：「不需要買喇，就算入院明天就走，不用買喇」。12 時 30 分回 13 樓，X 媽正在輪候婦科體檢，我和 X 叔在外等候，約 1 時姑娘出來，問我是患者誰人，我說是朋友，她再問 X 叔是誰，X 叔沒有回應，我說：「他是患者丈夫」，護士叫 X 叔跟她去，我問護士是否傾

談治療方案，護士回說：「是」。我知道 X 叔未必能聽得懂，便跟著一同去，去了醫生房，護士介紹後，醫生便向 X 叔說：「檢查過了，她是子宮頸癌，已經擴散，今明兩天留院，明天做聽力檢查，現在建議下周做電療，每周留院五天，周五出院，周一入院，連續做共五周，電療期間會加上化療，五周後檢查，然後再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，是否明白」，X 叔沒有反應，我便將醫生剛才說的話慢慢複述一次，希望 X 叔更易明白，X 叔仍沒有回應，我問醫生：「患者現在腳部腫脹不適行動，往來港澳上船落船都不方便，請問醫生是否可以建議患者長期住院，直至五周治療完成為止」，醫生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考慮這點吧」。我繼續問醫生：「明天患者出院時，是否能安排醫務人員或義工送她出港澳碼頭，付款也可以」，醫生說：「你要問外面的護士」。談了片刻，傾妥治療方案後，三人離開醫生房，祥媽一拐一拐的行，護士叫我扶著 X 媽，我便替叔拿東西，並叫 X 叔扶 X 媽，X 叔猶豫片刻後試伸手扶 X 媽，今次 X 媽沒有拒絕他，我跟在後面看得有點欣慰，兩人總算走出第一步。三人回病房，我發了數個訊息給數位朋友，請他們試找義工明天接 X 媽出院。X 叔在椅上睡覺，X 媽在床上吃午餐，邊吃邊和我傾談近數月就診的過程，片刻後 X 叔剛醒來，表示出外走走，X 媽剛用完午餐，拿著水果兩邊望，我便去拿紙巾給她，X 叔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，我當然知道他為什麼奇怪喇，我剛全職當了大半年四哥，自然醒目喇。

X 媽嘆氣對我說：「我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，覺得有點無奈，X 爸早逝，我現在又變成這樣，未能給 X 有完整的家，沒有什麼留給他，不知 X 日後如何？我不知有冇機會能看見 X 成家.....」。我看見她有點感觸，我不想她這個時候落淚，同房隔離床有其他病人，現在這個時候我也不想處理她的情緒，我便說：「X 有手有腳，兩餐無憂的，而且他很乖又老實，將來對社會有貢獻，你可因此而開心」。我當然不會讓 X 媽知道她的兒子經常撞板。談了片刻後，我請她休息，我出房外坐，我在想：「他們是需要別人幫助的，但我不是適合人選，因我還有太太、家庭和公司等要照顧，而且我的能力有限，未能真正幫到他們，我應該介紹其他義工團體協助他們」。我去了找護士查詢，是否能夠找醫務人員或義工協助明天接 X 媽出院，護士問：「為何你們兩位男士不接她」，我回說：「我們明天有事辦，未能來港。」護士說：「我們沒有這個服務，你們自己安排照顧家人，我現在忙碌」。我回病房外與友人通訊找義工。片刻後 X 叔醒來，他提議到樓下街外走走，X 媽說：「你們早點回去吧，我自己留下可以了」，我看看時間是 3 時半左右，便對 X 媽說：好的，我們早點回澳，今晚你會住院一晚，你想 X 叔同我回澳，還是你想 X 叔留下陪你傾兩句」。X 媽說：「我們傾不到話的，火星碰撞地球」，X 叔說：「我留下也沒有用，和你一同回澳吧」，我對 X 媽說：「你先休息，明天我約了人，所以我不來港了，我會試找香港的朋友來接你出院」。之後我和 X 叔到樓下乘 55 號小巴到信德中心，在車上我用電話 Whatsapp

和數位朋友傾談，請他們代問有冇義工幫手明天接 X 媽出院」，最終 Alice 回覆，她找了卓小姐明天接 X 媽出院，我放心多了。我們到碼頭後購買 4 時半船班回澳，在候船期間聯絡了數位朋友，通知他們已找到義工幫手。電了醫院總機留口訊說明天有人來接 13 樓 30 號床的病者出院，順便問問身邊的 X 叔明天是否會到港接 X 媽，他回說：「不去，因為不識字看不明路牌。我還要去銀行和社福處辦好分戶手續，萬一 X 媽有事，也不會影響雙方利益」。

我覺得身體有點累了，想在船上靜靜，我想和 X 叔分開兩排坐位。所以替 X 叔先取坐位，然後我取另一位置在他前一個位，讓他看見我坐在前面而安心，也讓我在船上可以休息片刻，落船入坐後想閉目休息，但好像有點事未做好，想想剛才留口訊醫院總機，可能 X 媽仍不知道明天有人接她，也許她不安心，想到這點便打了電話醫院總機，接駁給 13 樓護士，請護士轉駁給 30 號床 X 媽，表示我想讓 X 媽知道明天卓小姐來接她出院。護士說：「你是誰」。我說是患者兒子的朋友，護士問：「為何她的家人不來接她出院」。我說：「她的兒子未有證件來港，丈夫也不懂來，她在港沒有親友，所以我找我的朋友接她」。護士說：「好吧！我轉口訊給她，你雖然是她朋友，但不似剛才那兩位男士只懂叫我們找人接她出院，自己應做的事都不

做...#@%\$^&..」。我聽後覺得護士有點誤會。收線後我細心的在想：「當初我的想法以為自己可以將往港治療的經驗與別人分享，除了真心想與別人分享之外，原來內心深處也有點認為自己可以有施予的能力，後來接觸到他們之後，發覺我看高了自己，我可能幫不到他們，我的能力與這事件的需要相差太遠了。今天的經歷讓我學會更加謙遜。我會介紹澳門及香港的義務團體給他們的，團體義工能提供適當協助，其他的交由天主帶領吧」。

船到澳門碼頭，送了 X 叔到巴士站後，電了太太出來兩人一起行水塘，邊行邊分享今天的過程。回家途中遇上陸太，她說：「很多朋友想來探訪你們，但不知是否適合.....」。傾了片刻後回家晚飯，電了 X，交待了 X 媽今天的情況，請了位香港朋友卓小姐明天接 X 媽，X 謝過。10 時素心來訊，用微訊做視像，素心說：「現在已考完試，開始放假，很多橋生已回家，有些室友今晚有節目，所以全房只剩我一人，買了生果邊吃邊微訊，3 號回澳門時家俊叔會駕車送我出機場....」。我問素心：「在台半年都未講過給我們知道有什麼困難，是否真的那麼順景」，心說：「唯一的困難就是不能瘦身，一天比一天重磅。功課較容易，師生及室友的人際關係也很好，什麼事情都有學長和室友照顧，參加了一些教會團體.....」。四口子利用微訊做家庭分享後四口子再家庭祈禱，之後上床休息了。感謝主讓我學習更謙遜的一天。